續資治通鑑/卷0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 ◄

續資治通鑑
卷九十一

► 卷九十二

【宋紀九十一】起重光單閼正月，盡閼逢敦牂十二月，凡四年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政和元年〈（遼天慶元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己巳，以賢妃王氏為德妃。

辛未，詔：「諸路州、軍學生不及八十人處，不置教授；若熙、豐曾置教授者，雖人少，自合存留。」

壬申，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。

丙戌，廢白、龔二州。

壬辰，詔百官厲名節。

陳瓘嘗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《日錄》改修神宗史，變亂是非，不可傳信，乃作《尊堯集》，深明誣妄，以正君臣之義。張商英奉請下明州取其書，送編修政典局。

是月，遼主釣魚於鴨子河。

二月，壬寅，冊皇后。

乙巳，詔陝西、河東復鑄夾錫錢。

丙午，以太子少師鄭紳為開府儀同三司。

遼主如春州。

三月，癸亥朔，御制書《政和新修五禮序》，議禮局請刻石于太常寺，許之。

以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為醴泉觀使。

己巳，詔監司督州縣長吏，勸民增植桑柘，課其多寡為賞罰。

癸酉，以吏部尚書王襄同知樞密院事。

乙亥，五國部長貢於遼。

夏，四月，乙卯，罷陝西、河東鑄夾錫錢。

丙辰，慮囚。

立守令勸農黜陟法。

五月，癸亥，詔：「四川羨餘錢物歸左藏庫。」

戊辰，詔：「見在當十錢並作當三行使，以為定制。」

己卯，東南有星晝隕。

丁亥，解池生紅鹽。

是月，再下通州取陳瓘《尊堯集》送編修政典局。

遼主清暑于散水原。

六月，甲寅，復蔡京為太子少師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，廢平、從二州為砦。

戊子，醴泉觀使呂惠卿，守本官，致仕。

八月，乙未，復蔡京為太子太師。

丁巳，尚書右僕射張商英罷，中丞張克公論給事中劉嗣明以繳駁事降官，商英理屈故也。

商英為政持平，謂蔡京雖明紹述，但藉以劫制人主，禁錮士大夫耳。於是大革弊事，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，復轉般倉以罷直達，行鹽鈔法以通商旅，蠲橫斂以寬民力，勸帝節華侈，息土木，抑僥倖，帝頗嚴憚之。嘗葺升平樓，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，必匿匠樓下，過則如初，時稱商英忠直。然意廣才疏，凡所當為，先於公座誦言，故不便者得預為計。初，何執中與蔡京同相，凡營立皆預議，至是惡商英出己上，與居中日夜醞織其短，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，竄之惠州。又，帝在潛邸，方伎郭天信言當履天位，及踐阼，頗眷寵之，商英因與往來，事覺，帝不悅，居中乃諷克公以嗣明事論之，遂罷政，出知河南府。

戊午，詔：「監司，部內官吏，一歲中有犯罪至三人以上，雖不及三人而或有嘗薦舉者，罪及監司。」

九月，辛酉朔，詔張商英落觀文殿大學士，改知鄧州；壬申，復降授大中大夫，仍知鄧州。校書郎李士觀、辟雍博士尹天民，並送吏部，與合入差遣。以劉嗣明奏商英擅便降敕，令天民、士觀編類御前文字也。

戊寅，同知樞密院事王襄罷，知亳州。

辛巳，詔：「陳瓘自撰《尊堯集》，語言無緒，並系詆誣，合行毀棄；仍勒停，送台州羈管，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，不得放出州城，月具存在申尚書省。」於是行移峻急，

所過州縣，皆以兵甲防送，不得稽留。至台久之，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，暫館僧舍。而郡守以十月之法，每令廂巡起遣，十日輒移一寺。數月後，朝廷起遷人石憬知州事，且令赴闕之官。憬既視事，遣兵官約束，毋得出入，又置邏卒前後巡察，鈔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。尋令兵官突入所居，搜檢行李，攝瓘至州庭，大陳獄具，將脅以死。瓘揣知其意，大呼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豈被旨邪！」憬失措曰：「朝旨欲取《尊堯集》耳。」瓘曰：「君知《尊堯》所以立名乎？蓋以神考為堯，而以主上為舜也。助舜尊堯，何謂詆誣！時相學術淺短，為人所愚；君所得幾何，乃亦不畏公議，干犯名分乎！」憬慚，屢揖瓘退，終不能害瓘。何執中怒，遂罷憬，瓘由是得免。

童貫既得志于夏，遂謂遼亦可圖，因請使遼以覘之，乃以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充賀生辰使，而貫副之。或言：「以宦官為上介，國無人乎？」帝曰：「遼人聞貫破羌，故欲見之；因使覘其國，策之善者也。」遂行。

童貫至遼，遼君相聚指笑曰：「南朝人才如此！」然遼主方縱肆，貪得南方玉帛珍玩，而貫所齎皆極珍奇，至運兩浙髹漆之具以為饋。遼主所以遺貫者亦稱是。

冬，十月，庚寅朔，觀文殿學士、光祿大夫、致仕呂惠卿卒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文敏。

惠卿負恩排王安石，眾皆薄之，雖章惇、曾布、蔡京當國，咸畏惡其人，不敢引入朝，以是轉徙外服，訖於死雲。

辛卯，以用事之臣多險躁朋比，下詔申儆。

辛亥，知鄧州張商英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，衡州安置；單州安置張天信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，移新州安置。以開封獄成，商英、天信嘗令餘負、僧德洪、彭幾往來交結，臣僚再論列，故有是責。

遼主駐蹕絲澱。

烏爾古德埒勒部叛遼，遼主以耶律棠古為烏爾古節度使。至部，諭降之，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賑其困乏，部民大悅。加鎮國大將軍。

十一月，壬戌，詔：「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，並不許試學官。」

丙子，臣僚言邇英講經，其音釋意義，當並以王安石等所進經義為准，從之。

乙酉，京畿提舉學事林震乞自今應以八行延入縣學者，並以州學外舍生例給食，從之。

十二月，己酉，詔台諫以直道核是非，毋憚大吏，毋比近習。

辛亥，廢鎮州，升瓊州為靖海軍。

乙卯，臣僚言：「陳瓘《尊堯集》十卷，大綱取《日錄》之事，解釋成文，有論及王安石事。臣雖不見其全文，但瓘在建中靖國間，嘗以安石《日錄》為不然。昨來大慮領政典局，知瓘素有異論，欲助成非謀，故下瓘家取索。望特旨嚴賜禁約，不得傳習；如有已曾傳錄之家，並乞立限繳納，仍下瓘家取索稿本，一切焚毀。」詔依奏。

遼以知黃龍府事蕭烏納為東北路統軍使。上書曰：「臣治與女直接壤，觀其所為，其志非小，宜先其未發，舉兵圖之。」章數上，皆不聽。

燕人馬植，本遼大族，仕至光祿卿，行汙而內亂，不齒於人。童貫使遼，道盧溝，植夜見其侍史，自言有滅燕之策，因得見貫。貫與語，大奇之，載與俱歸，易姓名曰李良嗣，薦諸朝。植即獻策曰：「女直恨遼人切骨，而天祚荒淫失道，本朝若自登、萊涉海，結好女直，與之相約攻遼，其國可圖也。」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，以其地接諸蕃，禁商賈舟船不得行，百有餘年矣，一旦啟之，懼非中國之利，不聽。

帝召植問之，植對曰：「遼國必亡。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，復中國往昔之疆，代天譴責，以治伐亂，王師一出，必壺漿來迎。萬一女直得志，先發制人，事不侔矣。」帝嘉納之。賜姓趙氏，以為秘書丞。圖燕之議自此始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政和二年〈（遼天慶二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己未朔，遼主如鴨子河。

甲子，制：「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。」

丁丑，五國部長朝於遼。

癸未，詔：「釋教修設水陸及祈禳道場，輒將道教神位相參者，僧尼以違制論；主者知而不舉，與同罪。著為令。」

二月，戊子朔，詔：「太子太師致仕蔡京，兩居上宰，輔政八年，首建紹述，勤勞百為，降秩居外，洊曆歲時。況元豐侍從被遇神考者，今則無幾，而又累經恩霈，理宜優異。可特復太師，仍為楚國公，賜第京師。」

丁酉，遼主如春州，幸混同江釣魚，界外生女直部長在千里內者，以故事皆來朝。適遇頭魚宴，酒半酣，遼主臨軒。命諸部長次第起舞。獨阿古達辭以不能，諭之再三，終不從。它日，遼主密謂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：「前日之燕，阿古達意氣雄豪，顧視不常，可托以邊事誅之，否則必詒後患。」奉先曰：「粗人不知禮義，無大故而殺之，恐傷向化之心。假有異志，蕞爾小國，亦何能為！」遼主乃止。阿古達之弟烏奇邁等，嘗從遼主獵，能呼鹿、刺虎，遼主喜，輒加官爵。

庚子，以婉容崔氏為賢妃。

三月，乙亥，詔蔡京到闕，朝見，引對，拜數特依元豐中文彥博例，許依舊服玉帶，遇六參日趁赴起居，在大班退，親王後入。

己卯，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、出身莫儔等七百三十人。

夏，四月，己丑，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農於境內，躬行阡陌，程督勤惰。

辛卯，復行方田。

日中有黑子，乍二乍三，如栗大。

甲午，燕蔡京等於太清樓，帝親為之記。京又上記，備言宮室服玩之盛。

庚戌，以何執中為司空。

壬子，詔衡州安置張商英許自便。

蔡京言：「商英譴責遠方，雖其所犯醜惡，而臣與之同遇先帝，出入三朝，薄自情契，拳拳之私，敢以此請。」故有是命。

五月，己巳，蔡京落致仕，乙太師三日一至都堂議事，以尚書省令廳為治所，仍押敕劄。

知永嘉縣虞防言：「朝廷昨行當十錢，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，所貴推行之得其人而已。前日異議之人，務快一日之私，上欺天聽，改為當三，亦誤國之一也。望特許興復，以便上下。」詔：「虞防除名勒停，送循州編管。」

癸未，蔡京言：「門下省乃覆駁之地，臣乃兼而冒處，實有妨嫌，委紊官制，望許臣免書門下省文字。」從之。

舊制，凡詔令皆中書、門下議，而後命學士為之。至熙寧間，有內降手詔，不由中書、門下共議，蓋大臣有從陰中而為之者。及蔡京專政，患言者議己，乃作御筆密進，而丐帝親書以降，謂之御筆手詔，違者以違制坐之。事無巨細，皆托而行，至有不類帝劄者，群下皆莫敢言。自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，至使中人楊球代書，號曰「書楊」云。

臣僚上言，以科舉廢罷縣學歲升之法非便，詔：「自今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；其後降指揮，更不施行。」

六月，己丑，以資政殿學士餘深為門下侍郎。

庚寅，遼主清暑于南崖。

甲午，和州回鶻貢於遼。

甲辰，准布貢於遼。

乙卯，戶部尚書陳顯，因對，言再用蔡京，士民失望。帝怒，貶顯知越州。顯不復仕，歸隱四明。

秋，七月，乙丑，遼主獵于南山。

壬申，訪天下遺書。

九月，己未，遼主射獲熊，宴群臣，遼主自禦琵琶相娛樂。

癸未，更定官名。

蔡京率意自用，欲改制以繼元豐之政，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、牧。由是府分六曹，縣分六案，內侍省職，悉仿機廷之號，修六尚局，建三衛郎。遂詔：「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古三公之官，今為三師，古無此稱，合依三代以三公為真相之任。司徒、司空，周六卿之官，太尉，秦主兵之任，皆非三公，並宜罷。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。更侍中為左輔，中書令為右弼。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，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。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，而以太尉冠武階。」然是時員既濫冗，名且紊雜，甚者黃冠道流，亦濫朝品，元豐之制，至此大壞。

阿古達自混同江宴歸，疑遼主知其異志，遂稱兵先並旁近部族。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，阿古達擄其家屬二人，走訴咸州詳袞司，送北院樞密使蕭奉先，作常事以聞。遼主仍送咸州詰責，欲使自新。後數召阿古達，竟稱疾不至。

冬，十月，乙巳，得玉圭於民間，宣示群臣。蔡京、何執中等議，以為：「此即禹錫之玄圭，陛下纘禹之緒，行堯之道，故天授以至寶，不勝大慶！」己酉，奏請行授寶之禮，詔不允，自是三上表，從之。

遼主駐奉聖州。

十一月，乙卯，遼主如南京。

己未，置知客省、引進、四方館、東、西上閤門事。

丁卯，遼主謁太祖廟。

丁丑，御筆言：「方田之法，本以均稅，有司奉行違戾，貨賄公行。豪右形勢之家，類

蠲賦役而移於下戶，致使流徙；常賦所入，虧額致多，殊失先帝厚民裕國之意。已降指揮，權罷方量；有訴訟賦役不均者，且依未方以前舊數。其流移人戶，仰守令多方措置，招誘歸業。」

戊寅，日南至，受元圭於大慶殿，赦天下。

辛巳，蔡京進封魯國公。以何執中為太宰、少傅兼門下侍郎。執政皆進秩。

十二月，乙酉，以鄭居中為特進。

丙戌，以武信軍節度使童貫為太尉。

乙巳，定命婦名為九等。

丙午，宴輔臣於延福宮。

初，蔡京欲以宮室媚帝，召內侍童貫、楊戩、賈詳、何訴、藍從熙，諷以內中逼窄之狀。貫等乃請於大內北拱宸門下，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。五人分任工役，視力所致，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，各為制度，不務沿襲。及成，號延福五位，帝自為文以記之。每歲冬至後即放燈，自東華門以北，並不禁夜。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，縱博群飲，至上元後乃罪，謂之先賞。

癸丑，始詔諸路給地牧馬。又以諸路馬食儲積亦艱，沿邊土曠，乘春發生，青草茂盛，諸城寨宜分番出牧，就野飽青，晚持草歸以充夜秣，則官芻可省，詔陝西諸路相度措置奏聞。

是歲，高麗入貢。

成都路夷人董舜諮、董彥博內附，置祺、亨二州。

遼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政和三年〈（遼天慶三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甲子，以天錫元圭，遣官冊告永裕、永泰陵。

丙寅，遼賜南京貧民錢。

丁卯，遼主如大魚濼。

癸酉，追封王安石為舒王，子雱為臨川伯。仲春釋奠，以兗國、鄒國公及舒王配饗文宣王廟。

甲戌，遼禁僧尼破戒。

丙子，遼主獵於狗牙山。大寒，獵人多死。

丁丑，吳居厚罷，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。

居厚久居政府，以周謹自媚，一時聚斂者推為稱道。至是上章告老，除武康軍節度使、知洪州。

庚辰，詔：「議禮局新修《五禮儀注》，宜以《政和五禮新儀》為名。」

二月，甲申，以德妃王氏為淑妃。

庚寅，罷文臣勳官。

崇恩皇太后劉氏，帝以哲宗故，特加恩禮，而后頗干預外事，且以不謹聞。帝與輔臣議，將廢之。辛卯，后為左右所逼，即簾鉤自縊而崩，年三十五。

甲午，以遼、女直相持，詔飭河北邊防。

丁酉，詔：「百官奉祠祿者，並以三年為任。」

乙巳，增定六朝勳臣一百十六人。

三月，壬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戊辰，升永安縣為永安軍。

癸酉，賜上舍生十九人及第。

復置算學。

甲戌，左街道錄徐知常，特授沖虛先生。

辛巳，詔濮州王老志賜號安泊處士。老志，濮之臨泉人，隸東京轉運司為書吏。自言常遇鐘離真人授內丹要訣，棄妻子，結草為廬，施病者藥，喜與人言休咎，頗藉藉有聞，故有是命。

女直阿古達，一日率五百騎突至遼咸州，吏民大驚。翼日，赴詳衮司，與趙三等面折庭下，阿古達不屈，送所司問狀。一夕遁去，遣人訴於遼主，謂詳衮司欲見殺，故不敢留。自是召不復至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宣義郎黃冠言：「欲令天下士自鄉而升之縣學，自縣學而升之州學，通謂之選士，其自稱則曰外舍生。才之向成，升於內舍，則謂之俊士，自稱內舍生。又其才之已成而貢之辟雍，然後謂之貢士，其自稱亦以是。」從之。

戊子，作保和殿，總為屋七十五間，上飾純綠，下漆以朱，無文藻、繪畫五采；垣墉無粉澤，以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；左實典謨訓誥經史，右藏三代彝器，東序置古今書畫，西序收琴阮筆硯焉。

癸巳，尚書右丞鄧洵仁罷知亳州，以臣僚論其締交黃經臣也。

乙巳，以福寧殿東建玉清和陽宮。

丙午，升定州為中山府。

己酉，以資政殿學士薛昂為尚書右丞。

庚戌，鄭居中等奏：「編成《政和五禮新儀》並序例，總二百二十卷，目錄六卷，共二百二十六卷，辨儀正誤，推本《六經》朝著官稱，一遵近制。」詔令頒降。

閏月，甲寅，詔八行許添差諸州教授，從奉議郎王愈奏請也。

丙辰，改公主為帝姬，郡主為宗姬，縣主為族姬。於是民間有無主之說，又言姬者饑也，亦用度不足之讖雲。

戊午，復置醫學。

遼主欲以嚴刑威眾，會李洪以左道聚眾為亂，遂支解之，分示五京。

辛酉，上崇恩皇太后謚曰昭懷。

五月，丙申，升蘇州為平江府。

庚子，大盈倉火。

壬寅，以築溱、播二州，進執政官一等。

丙午，葬昭懷皇后于永泰陵。

丁未，詔尚書內省分六司，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，置內宰、副宰、內史、治中等官及都事以下吏員。

己酉，詔頒《大晟樂》於天下，舊樂遂禁。

六月，丙辰，夏國貢於遼。

丁巳，詔：「武學，州縣外舍生稱武選士，內舍生稱武俊士。」

庚申，尚書省言：「縣學為升貢之本。今天下令佐，吏部注授，多非其人。俗吏則以學為不急，不加察治，縱其犯法；庸吏則廢法容奸，漫不加省，有罪不治。以故學生在學，毆鬥爭訟，至或殺人。蓋令佐不加訓治，州學不切舉察，提舉官失於提按，以致敗壞如此。今立法整飭，乞賜指揮施行。」從之。

癸亥，祔昭懷皇后神主于太廟。

辛未，張商英特責授汝州團練副使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，升趙城縣為慶祚軍。

甲申，還王珪、孫固贈謚，追復韓忠彥、曾布、安燾、李清臣、黃履等官職。

己亥，詔：「於編類御筆所置禮制局，討論古今沿革，具畫來上，朕將親覽，參酌其宜，以革千古之陋，成一代之典，庶幾先王垂法後世。」

崇甯以來，稽古殿多聚三代禮器，若鼎、彝、簠、簋、犧、象尊、罍、登、豆、爵、罍、璉、觶、坫、洗，凡古制器悉出，因得見商、周之舊，始驗先儒所傳大訛。至是既置禮制局，乃請御府所藏，悉加討論，盡改以從古，薦之郊廟，煥然大備。有萬壽玉尊者，大猶四升器，雕琢殊絕。玉坫闊盈尺有二寸，帝每祭祀飲福，大朝會，爵群臣則用焉。其它多稱是。至其制作之精，殆與古埒，自漢以來，未之有也。中書舍人翟汝文奏乞編集新禮，改正《三禮圖》以示後世，卒不果行。

庚子，貴妃劉氏薨。

壬寅，復置白州。

遼主如秋山。

八月，甲戌，以燕樂成，進執政官一等。

丙子，以何執中為少師。

丁丑，升潤州為鎮江府。

戊寅，封四鎮山為王。

九月，庚寅，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奏獄空，其推恩支賜並罷。

辛卯，召王老志赴闕；丁酉，封為洞微先生。老志所居地必生花，謂之地錦。至京師，館蔡京賜第南園，士大夫闐門。數召對禁中，帝手書「觀妙明真」之號賜之。

戊戌，追冊貴妃劉氏為皇后，謚曰明達。

遼主如藕絲澱。

冬，十月，戊申朔，元觀法師程若虛，封寶籙先生。

庚戌，手詔曰：「朕荷天顧諟，錫以元圭，外赤內黑，尺有二寸，旁列十有二山，蓋周之鎮圭有法乎是。祗天之休，於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，過周遠矣。將來冬祀，可搢大圭，執鎮圭，庶格上帝之心，敷佑於下民，永為定制。」

乙丑，閱新樂器於崇政殿，出器以示百官。

戊辰，詔：「冬祀大禮及朝景靈宮，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。」

十一月，辛巳，朝獻景靈宮。

壬午，饗太廟，加上神宗謚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。改上哲宗謚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，于神宗加「法古立憲」四字，哲宗改「顯德定功」曰「世德揚功」，皆蔡京所為，以彰紹述之義也。

癸未，祀圜丘，大赦天下。

帝有事于南郊，蔡攸為執綏官。玉輅出南薰門，帝忽曰：「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復，是何處也？」攸即奏：「見雲間樓殿台閣，隱隱數重，既而審視，皆去地數十丈。」頃之，

帝又問曰：「見人物否？」攸即奏：「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，相繼而出雲間，衣服眉目，歷歷可識。」乙酉，遂以天神降，詔告在位，作《天真降臨示見記》。帝常夢被召，如在藩邸時，見老君坐殿上，儀衛如王者，諭帝曰：「汝以宿命，當興吾教。」帝受命而出，夢覺，記其事。及是冬祀，王老志亦從。帝在太廟小次中，老志曰：「陛下昔夢，尚記之乎？時臣在帝旁也。」黎明，出南薰門，見天神降於空中，議者謂老志所為。道教之盛自此始。

己丑，以賢妃崔氏為德妃。

壬辰，築祥州。

甲午，遼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樞密使事，西南面招討使蕭樂古為南府宰相。

知樞密使事耶律儼有疾，遼主命乘小車入朝，疾甚，遣太醫視之。

己亥，詔有官人許舉八行。

是月，大雨雪，連十餘日不止，平地八尺餘，冰滑，人馬不能行，詔百官乘轎入朝。

十二月，癸丑，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。

甲寅，遼以樞密直學士馬人望參知政事。人望有操守，未嘗附麗求進。至是人賀，人望愀然曰：「得勿喜，失勿憂，抗之甚高，擠之必酷。」其畏慎如此。

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言：「《周官》以六藝教士，必射而後行。古者諸侯貢士，天子試之于射宮。乞詔諸路州郡，每歲薦貢士於國學，因講射禮。」從之。

乙卯，詔天下貢醫士。

丙辰，遼知樞密院事耶律儼卒。贈尚父，謚忠懿。儼頗以廉潔聞，顧不能以禮正家，藉以固寵，聞者鄙之。北院樞密使蕭奉先，素與儼相結，儼死，薦其侄李處溫為相，儼本姓李也。外溫因奉先有援己力，傾心阿附，而貪汙尤甚，凡所接引，類多小人。

辛酉，太白晝見。

癸亥，高麗貢於遼。

遼生女直部節度使烏雅舒，夢逐狼，屢發不能中，阿古達前，射中之。旦日，以所夢問僚佐，皆曰：「吉，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。」是月，烏雅舒卒，阿古達襲位為達貝勒。遼使阿勒博往謂之曰：「何故不告喪？」阿古達曰：「有喪而不吊，而乃以為罪乎？」它日，阿勒博徑至烏雅舒殯所，閱賵馬，欲取之，阿古達怒，將殺之，宗雄諫而止。宗雄本名摩囉歡，烏雅舒之長子也。

阿古達欲伐遼而未決，乃之完顏部，謂都古噜納曰：「遼名為大國，其實空虛，主驕而士怯，戰陳無勇，可取也。吾欲舉兵而西，君以為何如？」都古噜納曰：「以公英武，士卒樂為用。遼帝荒於畋獵，政令無常，易與也。」阿古達然之。

是歲，江東旱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政和四年〈（遼天慶四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戊寅朔，置道階六字先生至額外鑒議品秩，比視中大夫至將仕郎，凡二十六等，並無請給人從及不許申乞恩例。

甲申，知秦州胡師文進中奉大夫，以討論元圭推賞也。

辛丑，王老志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。

甲辰，通判開府王景文，轉奉直大夫，與知州差遣，仍赴召都堂，以元圭得之其家也。

是月，遼主如春水。

二月，丁巳，賜上舍生十七人及第。

癸亥，改淸井監為長寧軍。

癸酉，皇長子桓冠。

三月，丙子朔，以淑妃王氏為貴妃。

丁丑，詔：「諸路應小學生及百人處，並增差教諭一員。」

辛卯，詔：「諸路監司，每路通選宮觀道士十人，遣發上京，赴左右街道錄院講習科道聲贊規儀，候習熟遣還本處。」

夏，四月，庚戌，幸尚書省，以手詔訓誡蔡京、何執中、各官遷秩，吏賜帛有差。

癸丑，閱太學、辟雍諸生雅樂。

甲寅，尚書省言：「水磨茶場歲收錢約四百萬貫以上，比舊已及三倍，不系省錢，別無支用，尚循舊例，只每季泛進，未有月進之數。今欲每月進五萬貫，所收錢尚有餘，不至闕少。」詔依所奏，仍自今月為始。

甲子，改戎州為敘州。

五月，丙戌，初祭地祇于方澤，以太祖配。降德音於天下。

遼主清暑于散水原。

六月，戊午，慮囚。

庚午，詔：「小學仿太學立三舍法。」

壬申，以廣西谿洞地置隆、兌二州。

秋，七月，丁丑，置保壽粹和館，以養宮人有疾者。

戊寅，焚苑東門所儲藥可以殺人者，仍禁勿得復貢。

甲午，祔明達皇后神主于別廟。

遼主好畋獵，怠於政事，每歲遣使市名鷹於海上，道出生女直，使者貪縱，征索無藝，女直厭苦之。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為辭，稍拒其市鷹使者。及阿古達襲節度使，相繼遣普嘉努、實古訥等索阿蘇，遼主終不許。實古訥歸，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。阿古達乃召其所屬，告以伐遼之故，使備衝要，建城堡，修戎器，以聽後命。遼主使侍御阿勒博往詰之，阿古達曰：「我，小國也，事大國不敢廢禮。大國德澤不施，而逋逃是主，以此字小，能無望乎！若還阿蘇，朝貢如故；苟不獲已，豈能束手受制也！」阿勒博還，遼主始為備，命統軍蕭托卜嘉調諸軍于甯江州。阿古達聞之，使布薩哈復索阿蘇，實觀其形勢。布薩哈還，言遼兵多，不知其數。阿古達曰：「彼初調兵，豈能遽集如此！」復遣呼實布往。還，言唯四院統軍司與甯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。阿古達曰：「果如吾言。」謂諸將佐曰：「遼兵知我將舉兵，集諸路軍備我，我必先發制之，無為人制。」眾皆曰：「善！」乃入見頗拉淑妻富察氏，告以伐遼事，富察氏曰：「汝嗣父兄立邦家，見可則行。吾老矣，無詒我憂，汝亦必不至是。」阿古達奉觴為壽，即奏富察氏率諸將出門，舉觴東向，以遼人荒肆不歸阿蘇並已用兵之意禱於皇天后土。酹畢，富察氏命阿古達正坐，與僚屬會酒，號令諸部，使博勒和征伊蘭古嚕訥之兵，執遼障鷹官。

八月，乙巳，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，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直學士。

辛亥，詔：「諸路學校及三百人以上者，三分增一分，百人以上者，增一分之半。」

癸亥，定武臣橫班，以五十員為額。

九月，辛卯，詔以辟雍大成殿名頒諸路州學。

九月，己亥，詔：「諸路兵應役京師者，並以十月朔遣歸。」

是月，女直阿古達舉兵伐遼，進軍甯江州，次寥晦城。博勒和徵兵後期，杖之，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于拉林水，得二千五百人。申告於天地曰：「世事遼國，恪修職貢，有功不省，而侵侮是加。今將問罪於遼，天地其鑒佑之！」遂命諸將傳梃而誓曰：「汝等同心盡力，有功者，奴婢部曲為良，庶人官之；先有官者，敘進輕重視功。苟違誓言，身死梃下，家屬無赦！」

師將至遼界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塹，既度，遇渤海軍攻左翼七穆昆，眾少卻，遼兵直抵中軍。杲出戰，哲垤先驅，阿古達曰：「戰不可易也。」遣宗幹止之。宗幹馳出杲前，控止導騎哲垤之馬，杲遂與遽還，遼兵從之。耶律色實墜馬，遼人前救，阿古達射救者，斃，並射色實，中之。有騎突前，又射之，徹劄洞胸。色實拔箭走，追射之，中其背，僨而死。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，阿古達救之，免胄戰。或自旁射之，矢拂于顙，阿古達顧見射者，一矢而斃，謂將士曰：「盡敵而止！」眾從之，勇氣自倍。遼軍大奔，蹂踐死者十七八。

薩哈在別路，不及會戰，阿古達使人以戰勝告。薩哈遣其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，且勸稱帝，阿古達曰：「一戰而勝，遂稱大號，何示人淺也！」

軍至甯江洲，填塹攻城。甯江人自東門出，邀擊，盡殪之。遼統軍司以聞，遼主射鹿於慶州，略不介意，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而已。冬，十月，甯江州陷，防禦使大藥師努被獲，阿古達陰縱之，使招諭遼人。遂引兵還，謁富察氏，以所獲頒宗族耆老。

初，女直部民皆無徭役，壯者悉為兵，平居則漁畋射獵，有警則下令諸部之長，凡步騎之仗糗，皆自備焉。其部長曰貝勒，行兵則稱曰明安、穆昆。明安猶千夫長，穆昆猶百夫長也。

遼主聞甯江州陷，召群臣議。漢人行宮副部署蕭托斯和曰：「女直雖小，其人勇而善射。我兵久不練，若遇強敵，稍有不利，諸部離心，不可制矣。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厭之。」北院樞密使蕭德勒岱曰：「如托斯和之謀，徒示弱耳。但發滑水兵，足以拒之。」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，蕭托卜嘉副之，發契丹、奚軍三千人，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，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，屯出河店。

乙巳，復置拱州。

十一月，辛巳，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。老志乞歸，留之不得，尋卒，賜金以葬。

遼都統蕭嗣先等將步騎諸軍會于鴨子河北，阿古達帥眾來禦。未至鴨子河，會夜，阿古達方就枕，若有扶其首者三，寤而起，曰：「神明警我也。」即鳴鼓舉燧而行。黎明，及河。遼人方壞陵道，阿古達先壯士千人擊走之，因帥眾繼進，遂登岸，與遼兵遇於出河店。會大風起，塵埃蔽天，阿古達乘風奮擊，遼兵潰。逐至斡論濼，殺獲不可勝計，

遼將士得免者十有七人。樞密蕭奉先，懼兄嗣先得罪，輒奏：「東征潰軍，所至劫掠，若不肆赦，恐聚為患。」遼主從之，嗣先但免官而已。於是諸軍相謂曰：「戰則有死無功，退則有生無罪。」故士無鬥志，見敵輒潰。

壬辰，遼都統蕭迪裡等營於斡論濼，又為女直兵所襲，死者甚眾。迪裡亦坐免官。

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，至是始滿萬雲。

十二月，己酉，以禁中神御殿成，減天下囚罪一等。

癸丑，定朝儀，奉直大夫以八十員為額。

乙卯，雪降，賜宴於葬京第。

己未，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真珠、犀角、象齒。

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阿雅卜，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多淩曰：「我居漢二十七年，每見糧草轉輸，例給空券。方春末秋初，士有饑色。若徑搗定遠，唾手可取。既得定遠，則旁十餘城不勞而下矣。我儲穀累歲，掘地藏之，大兵之來，鬥糧無齎，可坐而飽也。」多淩遂以萬人來迎。轉運使任諒，先知其謀，募兵盡發窖穀。多淩圍定遠，失所藏，越七日，阿雅卜遂以其部萬餘人歸夏，夏築臧底河城。詔童貫為陝西經略使以討之。

遼賓、咸、祥三州及鐵驪部俱降於女直。

鐵州楊樸，嘗仕遼為秘書郎，至是降於女直，說阿古達曰：「大王創興師旅，當變家為國，圖霸天下。比者諸部兵眾皆歸大王，今力可拔山填海，而不能革故鼎新，冊帝號，封諸蕃，傳檄回應千里。自是東接海隅，南連宋，西通夏，北安遠國之民，建萬世之鎡基，興帝王之社稷，行之有疑，禍如發矢，大王如何？」烏奇邁、薩哈等並以樸言為然，率官屬勸進，願以新歲元日上尊號，阿古達不許。普嘉努、宗翰等進曰：「今大功已建，若不稱尊號，無以系天下心。」阿古達曰：「吾將思之。」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